



灯下学术文丛

DENGYA XUESHU

WENCONG

灯下，是学者灵魂安静栖居的所在，也是思想

自由飞翔的地方。以此为一套原创性学术丛书命名，意想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倡扬一种学术沉潜的努力与用心，同时也对学者角色定位的明晰与

期许。记得唐弢先生《述怀》诗中有云：“平生不卖黄金屋，灯下窗前常自足。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话衷曲。”这种意境，于今虽然难得，但是我们不应放弃对它的向往。这样，我们时常迷茫的心灵中才会有“一盏学灯高高挂起”……

编辑人语

易晖 / 著

“我”是谁

—新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研究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W O S H I S H E I



易

晖

/著

“我”是谁

——新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研究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谁——新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研究/易晖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灯下学术文丛)

ISBN 7 - 80647 - 593 - 1

I. 我... II. 易...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5885 号

书名：“我”是谁——新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研究

作者：易晖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址：WWW.BHZWY.COM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9.375

字数：20.2 万

版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制：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7.00 元

ISBN 7 - 80647 - 593 - 1/I·382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 - 6894645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易晖的这部论文，既有扎实的材料，又有丰厚的理论；既没有被材料挡住去路，又没有陷入理论的眩晕，在处理材料与理论之关系方面，是我所欣赏的那一种。……

易晖通过对新时期相关小说的解读，向我们仔细描绘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十分细致的，也是十分透彻的。易晖在描述这个过程的同时，也显示了他做学问的专心与认真。

——曹文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今天要为知识分子树立“理”和“道”是相当困难的，正如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是一个“各行其是”也即“无道”的时代。易晖试图画出地图，标上路标，使我们内心有些秩序，其努力之态、良苦之心于深夜读来竟有些苍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该读一读易晖的著作了，可以在最干己的问题上有所交谈，有所商量，可以受些启发，得些慰藉。

——李书磊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序一

曹文轩

米兰·昆德拉写了许多不同寻常的小说，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一般都是知识分子，我的印象中，他没有写过其他阶层的人物。他有一个看法：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社会中最为复杂因而也是最难以解读的阶层，他们最能代表历史、时代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在他看来，小说若用其他阶层的人物来承担对历史、时代、社会的描述，是很难胜任的。

他的这一看法很个人化，但多少是有点道理的。

我们且不说知识分子形象在承担对历史、时代与社会的叙述方面的特殊能力，且说知识分子形象在被引进小说后对其加以描述的难度。凡小说家，大概都心里明白：知识分子形象是很难加以刻画的。因为与其他阶层的人物相比，他们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性格等方面，都要来得更让人难以捉摸。他们比其他任何阶层的人物都要讲究自己的形象，而所谓的教养，所谓的谈吐举止的文雅，都会使他们变得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与欺骗性。我一直不相信知识分子的坦诚是超过其他阶层的。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在日常生活中，我宁愿与一个社会底层的人相处，而不愿与一个知识分子相处，原因非常简单，虽然社会底层的人有诸多恶习与所谓不文明的地方，但与他们相处是很容易进入一种坦诚状态的，而这种状态会使你脱下沉重的伪装，将人

性底处的东西充分地释放出来。所以，我有时候很疑惑知识到底对一个人的一生所起到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由于知识分子形象的难以捉摸，因此，一个聪明的作家轻易是不触及知识分子形象的。在中国更是如此。从前，我们曾有过一个解释，说知识分子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稀少甚至是缺席，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知识阶层是一个不发达的阶层。现在看来，这个解释显然是一种偷懒的解释。实际原因，我以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作家觉得难以驾驭这些形象。偶尔有人写了几部这样的作品，除了《围城》少数几部写得不错，其他都写得很糟。知识分子小说的难写，恰恰证明了知识分子形象的描绘对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时代与社会是有重大意义的。

易晖选择了以刻画知识分子形象的小说来进行研究，其难度犹如一个作家选择知识分子为笔下形象，其意义的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在确定这个题目时，他不是没有感到它的难度，甚至曾经有过放弃这个题目的念头。但同时他又感到了对这些小说加以研究从而可以说明更多有关中国历史、时代与社会问题的意义。最终，他还是执著地做了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他做得很苦。他首先要读尽这方面的作品，而光读尽这方面的作品，还是无法进行这个题目的研究，因为作品本身并不能完全提供解释这些作品的力量——力量来自于作品以外的书籍。

事实上，他在做这个题目时，更多的阅读是在作品以外。他究竟读了多少那些有助于解读知识分子的书籍，我想即使他本人也说不太清楚了。他必须那样地去读，因为只有在对知识、知识分子有了较为理性的把握之后，他才有可能来解释那些作品。

我一向不喜欢一部博士论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来完成，而更喜欢那种既没有丢了研究对象，又能不时地丢下研究对象而去做一番纯粹的理论，让那个被研究的对象始终浸泡在理论汪洋之中的方式。这种论文将那个对象置于理论的包围之中，然后将其瓦解，最终得到淋漓尽致的解释。我不止一次地告诉学生，一部论文不能总是向人提供材料，而一定要在材料与材料之间嵌入一些纯粹的段子——理论的段子。只有当这些段子镶嵌其中时，那些材料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读，也才能熠熠生辉。阅读是在材料与理论之间的来回扯动，只有在这没完没了的扯动中，我们才可能完成对对象的解释。理论——我说的是那种可以与材料结伴而行的理论，它们是材料的灯塔，只有当这个灯塔大放光明时，我们才会看到这些材料的价值。

易晖的这部论文，既有扎实的材料，又有丰厚的理论；既没有被材料挡住去路，又没有陷入理论的眩晕，在处理材料与理论之关系方面，是我所欣赏的那一种。

易晖在做这个题目时，一大难处在于，他要解读的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知识分子是很另类的。他所接触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往往是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不能将那一套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不假思索地就套用过来。他必须要深入了解中国特定的历史、特定的社会格局、特定的意识形态，甚至是特定的自然环境。当他要做这个题目时，他就得从头上说起，一路下来，看清一部曲曲折折的中国知识分子史。这个工作的难度是巨大的，是易晖，也是任何一个中国学者今生今世都无法彻底完成的。但，他却必须去做，即便在实际中无法面面俱到。

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形迹可疑。甚至有人怀疑中国到底有没有形成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就像有人怀疑中国是否形成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一样。就中国的历史来看，尽管在有些阶段，这个阶层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且取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但大多数时候，这个阶层是依附于其他阶层的。按当下一些学者的权威说法，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任何阶层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流动的、开放的阶层。如果这是一个衡量标准的话，那么中国是否存在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就是一个问号了。我以为这个标准不宜搞得那么绝对。不管怎么说，中国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子阶层，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也不可能不存在着一个知识分子阶层。更何况，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更加成熟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的演进、文明的建立与传承，其间中国知识分子是功不可没的。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界定与解释，可能不能简单地援用西方的标准。对于这一点，易晖是清楚的。正是因为他既掌握了一般的有关知识分子阶层的标准，又考虑到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特殊性，才使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命运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同情，也才有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深刻认识，对中国知识分子未来情景的殷切期望。看得出来，他理想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那种能够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种不依附于其他阶层能够我行我素的独立独行的阶层。

也许，近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最糟糕的。他们居然被贬低到受他人教育的地位，而教育者居然被确定为是那些缺乏知识的体力劳动者阶层。本是社会精英的洋洋得意、踌躇满志的一个阶层，就这样很没有面子地被下令垂下了高傲的

头颅。他们被要求忏悔，被要求反躬自省，他们甚至被要求赎罪。这个混账逻辑也不知是从哪一套思想体系中推演出来的：越有知识越反动，越有知识就越需要改造。这一不可思议的思想居然横行了那么漫长的时间，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有人不服气知识分子命运与地位的有限改变，还想着让他们去接受教育与接受改造。今天对他们最了不得的一个认定也不过就是他们可以与昔日那些教育者平起平坐了，即使这一说，都好像有点恩赐的意思。

由于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处于这样一个灰色的位置上（连依附大概都谈不上），又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身质量的欠缺，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段历史中，实际上并没有承当起知识分子这一角色所要承当的责任。在诚心诚意（这种改造居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接受改造、向工农看齐、苦苦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时，他们却迷失了宝贵的知识分子本性。在无论外形与内在都要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乡下人”时，他们放弃的却是知识分子改造这个社会的天职。他们非但没有改造社会，反而被这个社会改造了。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也是千古之悲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时期的中国小说开始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位、性质与使命。易晖用“身份意识”这个概念来概括这个反思是非常有意味的，也是非常确切的。“我是谁？”这样的发问，是历史性的。它显得有点悲壮，有点让人不寒而栗，因为世界运行到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连自己的身份都还搞不清楚。但却又是令人振奋的，毕竟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

易晖通过对新时期相关小说的解读，向我们仔细描绘了一

一条中国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十分细致的，也是十分透彻的。易晖在描述这个过程的同时，也显示了他做学问的专心与认真。

论文既是一段书写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变迁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创作的小说史。

2003年9月10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序二

李书磊

我记得做易晖这部论文的答辩委员时，没有说一句勉强的话，说它好是因为由衷地觉得它好。说到它有哪些不足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对易晖提一些尖锐的问题也不担心压抑了他：我相信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一定可以进行真正的学术对话。能从行文中看出易晖的写作是有乐趣的，这种从字里行间洋溢而出的为文之乐也感染了我。说实话，这样的经历在近年来的学术评审中要算是难得的美好经历了。

易晖所论是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身份。小说家当然也是知识分子，却是不讲道理而且也可以不讲道理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放纵感性甚至必须放纵感性。但研究知识分子的学者却不能不讲“道理”：不仅要讲“理”，而且要有“道”；不仅要以健全的理性将知识分子的生态、心态讲说清楚，而且还要给出定位，作出评判——这就得诉诸价值观也即“道”了。在今天要为知识分子树立“理”和“道”是相当困难的，正如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是一个“各行其是”也即“无道”的时代。易晖试图画出地图，标上路标，使我们内心有些秩序，其努力之态、良苦之心于深夜读来竟有些苍凉。

知识分子曾有心为人类立法，如今却无力为自己立法了。千世立人与自处自立本又不可分。如果我们不能对红尘世界有

所作为，我们又能拿自己怎么样呢？昨天晚上我偶入中韩歌会的歌场，正看歌迷们如疯似傻地欢呼歌星，忽然接到萨达姆被抓的手机短信。我觉得这癫狂的娱乐与那严峻的暴力之间似有关联。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尘缘。我觉得迷惘而又沉重。我们到底身处在怎样的幸福与危险之中？我们可能有怎样的洞察与怎样的承担？我想起我们知识分子曾是中国革命的始作俑者，但在被革命反噬一口后似乎只剩下了怨恨与伤感；我们知识分子曾是当代市场社会的先锋与缔造者，如今却无法掌握它而反被它所掌握。难道知识分子只能这样通过沉痛的经验搬演喜剧？我们究竟还有没有驾驭命运与当世的心力与体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该读一读易晖的著作了，可以在最干己的问题上有所交谈，有所商量，可以受些启发，得些慰藉。

2003年12月15日

倡扬学术原创精神 活跃当代人文社科

灯下学术文丛

- | | |
|----------------------------------|-------|
| 《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 | 黄发有 著 |
| 《在现实与文学中的爱》 | 余凤高 著 |
| 《建构、象征与破碎的历史——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 | 颜敏 著 |
| 《历史想像的现实诉求——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 | 路文彬 著 |
| 《困惑与冲突——当代中韩女性小说之比较》 | 陈铉美 著 |
| 《世纪彷徨：老舍论》 | 孙洁 著 |
| 《“我”是谁——新时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研究》 | 易晖 著 |
| 《奇谲的心灵图影——〈野草〉意识与无意识关系之探讨》 | 刘彦荣 著 |
| 《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 | 柳珊 著 |
| 《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与翻译》 | 刘少勤 著 |
| 《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𬣙》 | 陈旋波 著 |
| 《纪实与纪虚——中西文学叙事研究》 | 王成军 著 |

丛书策划：张国功

联系方式：330006 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310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电 话：0791-6894717 8309247

E-mail：zgg330002@sina.com

目 录

序一.....	曹文轩(1)
序二.....	李书磊(1)
导言 知识分子身份意识与小说形象.....	(1)
第一章 个体创痛与人民记忆	
——“文革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	(14)
第一节 寻找苦难的意义	(20)
第二节 反思与忏悔	(50)
第三节 “我”与民众	(76)
小 结	(88)
第二章 现代化的集体想像	
——新时期初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	(92)
第一节 知识分子与改革	(97)
第二节 社会诊断与文化认同.....	(112)
小 结	(138)
第三章 “自我”的觉醒与变迁	
——“新潮小说”中“自我”形象的建构与解构	(140)
第一节 “青春”的诗学	(144)
第二节 社会的边缘人与文学的精英化.....	(162)
小 结	(185)

第四章 市场时代的“波希米亚人”

——世俗化语境中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 (189)

第一节 被唤醒的“物欲” (194)

第二节 文人的“无行” (215)

第三节 “堂吉诃德”或“浮士德” (239)

小 结 (263)

结 语 知识与知识分子

——一种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 (266)

参考文献 (275)

后 记 (284)

导言 知识分子身份意识与小说形象

如标题所示,本书论述的主题是当代小说(新时期以来)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建构。在这篇导言中,笔者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及其文化人格进行简要的梳理,并对论述思路做一些阐发,作为进入正题的背景和参照。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亚圣孟子对知识分子作过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定义:“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①对此,另一位圣贤朱熹阐发道:“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尝学问,知义理,故虽无常产而有常心……”^②就是说,知识分子(士)通过对学问(知识)的习得、运用,知晓世界存在和运行的义理,来获得人性意义上的常心、善心。这个“义理”最基本的内涵就是先哲们阐释过的“道”,如孔子所说:“士志于道。”^③而刘向则引申为:“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④

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的“道”是个非常本土化的概念。余英时认为与西方(希腊和希伯莱)乃至印度相比,中国的

① 《孟子·梁惠王》上。见《诸子集成》(第一册),上海书店,1986年。下引子书除非另注,皆出自这一选本,不再标明。

② 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页257。

③ 《论语·里仁》。

④ 刘向,《说苑·俗文》。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否”字原文无。

“道”一具有历史性，既强调与古代传统的连续性，主观上又有托古以争正统的目的，而君主重视“道”的历史渊源，意在“强化他们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二具有人间性，如果说印度和希伯莱的“道”是“把世间的问题变成神学的问题”^①，而希腊的“道”“是从对自然界的好奇与探索开始的，这一向自然界追求永恒规律的训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思想家对人生问题的处理方式”的话，那么“中国的古代之‘道’，比较能够摆脱宗教和宇宙论的纠缠”，从而使“天道”转向“人道”，“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②

围绕着对“道”的独特理解、阐释和践行，决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文化性格和身份的独特性。其一，由于“道”为万物之本，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知识分子获取知识的过程也便是“求道”的过程，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④。其二，同样是因为“道”的至高无上性，因此弘“道”、卫“道”便是他们社会活动、文化活动乃至人生的根基，所谓“隐居以求其志，行之以达其道”^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⑥。表现在与王权的关系上，一方面，知

① 马克思，*On the Jewish Question*，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49。

② 《士与中国文化》，页34—50。余英时得出这两个结论主要是以儒墨两家与西方和印度比较。张子元的长文《约翰福音引言的“道”与中国之“道”》则细致比较了基督教之“道”（圣言）与中国道家之“道”的差异，认为存在“本质上”、“创造上”和“启示上”的不同。详见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③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④ 《论语·里仁》。

⑤ 《论语·季氏》。

⑥ 《张载集》，转引自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页73。